

## 理论探讨

## 略论火郁发之

蒋燕\*

主题词 肝火亢盛 @ 火郁

“火郁发之”，出自《内经》。是《素问·六元正纪大论》在论述五郁时，针对火郁所致诸多病证制定的治则。《素问·六元正纪大论》言五郁之发，是因五运之气，有太过不及，胜复之变而致天地之郁，人与天地相应，亦能因郁致病。《内经》的五郁，即木郁、火郁、土郁、金郁、水郁。虽以五行立名，实指六淫之邪导致五脏郁证，故其治法，是以五脏的特性及其病理特点为主要依据。经言木郁达之，火郁发之，土郁夺之，金郁泄之，水郁折之。火郁发之，属治则范畴。

郁者，滞而不通之义。即闭而不通，或通而不畅。气机不畅，气血运行受阻，郁久化火，即为火郁之证。叶天士《临证指南医案》曰：“邪不解散，即谓之郁”。火郁所致病证，《六元正纪大论》列出许多。如：“火郁之发……民病少气，疮疡痈肿，胁腹胸背、面首四肢，愤胪胀，痈癰呕逆，痲痲骨痛，节乃有动，注下、温疟，腹中暴痛，血溢流注，精液乃少。目赤心热，甚则瞽闷懊侬，善暴死。刻终大温，汗濡玄府。”张介宾《类经》注曰：“此皆火盛为病也。壮火食气，故少气；火能腐物，故疮疡；阳邪有余，故为 塞愤闷，胪腔胀满，痈癰疮毒等患。火气上冲，故呕逆；火伤筋，则痲痲抽掣；火伤骨，则骨痛难支；火伏于节，则节乃有动；火在肠胃，则注下；火在少阳，则温疟；火实于腹，则腹暴痛；火入血分，则血溢流注；火烁阴分，则精液乃少；火入肝，则目赤；火入心，则心热；火炎上焦，则瞽闷；火郁膈中，则懊侬；火性急速，败绝真阴则暴死”。火郁部位不同，出现不同的病证。

“发”，王冰次注《素问》为：“谓汗之，令其疏散也。”张介宾《类经》认为：“发，发越也”，“故当因其势而解之、散之、升之、扬之，如开其窗，如揭其被，皆谓之发，非独止于汗也”。可见，“火郁发之”指对火郁所致病证应该用发越疏散之法治疗。发汗，是指使之微汗，邪轻病初之时方可用之，绝非辛温发汗。

对火郁之证，治当宣郁清热，切勿误投辛温。宣郁使郁开，热有外达之路而散。热是郁闭之热，外达之路通则散。不可纯用苦寒，苦寒虽能清热泻火，只能清散漫充于三焦之火热，无宣郁开闭之力，内郁之热无外达之路，则郁而热更炽。若只用燥热之品，则伤阴助热，郁不能开，阳不得通，热势益甚。必当寒热并用。王绵之认为：“既是火郁，单用‘发之’为治，若少有不妥，反易挑动郁伏之火四扰，不如与苦寒相配为妥，所谓‘清中有散’，可散郁伏之火热于无形”（《中医杂志》1986年第6期）。

由于火郁在人体的部位不同，出现的病证不同，所以宣郁的用药亦不同。火热郁在人体脏腑时，可用发散之法，宜选专入某经某脏的药物予以发散。《丹溪治法心要》曰：“火郁可发，当看何经”。邪热伏于内，发时不可象表邪那样一汗而解。热郁于内，发之易致四处受邪，火邪泛漫，则易影响其他脏腑。故用发的同时，要用清法。火郁发之，对临床组方用药有直接的指导作用。例如：麻杏石甘汤用麻黄；普济消毒饮用升麻、柴胡；清胃散用升麻；泻黄散用藿香、防风；栀子豉汤用豆豉；升降散用蝉衣等等都是“火郁发之”治则的具体应用。

麻杏石甘汤为《伤寒论》方，辛凉宣泄，清肺平喘，主治风邪袭肺，或风寒郁化热，壅遏于肺所致身热喘急。方中用麻黄为君，宣肺而泄邪

\* 北京中医药大学，北京北三环东路11号(100029)

收稿日期：1994-06-30

热,并配辛甘大寒之石膏用量倍于麻黄,使宣肺不助热,清肺不留邪。

普济消毒饮见于《东垣试效方》。方中的升麻柴胡升阳散火、疏散风热,使郁热疫毒之邪宣散透发。普济消毒饮所治大头瘟属外感风热疫毒之邪,壅于上焦,攻冲头面所致。全方以清热解毒为主,因病位在上,治宜因势利导,故以疏散上焦风热为辅,配以升麻、柴胡“火郁发之”,使芩、连得升麻、柴胡可引药上行,以清头面热毒;升麻、柴胡配黄芩、黄连可防其升发太过。汪昂《医方集解》曰:“升麻、柴胡苦平行少阳,阳明二经之阳气不得伸”。

《兰室秘藏》的清胃散,治胃热而致牙龈肿痛,口臭,清胃凉血为主。用小量升麻散火解毒,与黄连相伍,使胃热向外透发,升麻亦可清热解毒。升降清浊并用,宣达郁遏之火邪。

泻黄散为《小儿药证直诀》方。泻脾胃伏火,治疗脾胃伏火所致口疮反复发作等证。以发散为先,清热为次。防风为君,入脾经,善于祛除肌肉中之风寒邪气,能祛风解毒,鼓舞升发脾之阳气(入脾经,故能升脾中之阳),兼散脾中之邪。与石膏、山梔同用,是清降与升散并进,使清降而不伤脾胃之阳,升散能解郁伏之火。

《伤寒论》的栀子豉汤,治胸膈郁热。方中用药仅两味,配伍巧妙,切中病机。香豆豉辛若微寒,宣展气机而开郁,透邪外出而不伤阴,功擅宣发火郁。栀子苦寒宣阳,能清胸膈中之热、除烦、通利三焦,是为宣中有清,苦泄折热而又宣畅郁结。两药宣降相因,清透并举。无论温病、杂病,因热郁者,加减运用,应手而效。若因郁为主,其热不甚,寒凉药物易阻气机,栀子用量宜少,豆豉用量略多。以热为主,则反之。其煎法为先煮栀子,后纳香豉,取香豉轻清宣透气机,而畅胸膈、开达气郁。服药后胸膈舒畅,热退烦除,即可停服。若气机宣通,正气涌邪外出,有时可见呕吐,说明气机已畅,可止后服。

升降散出自《寒温条辨》。可宣全身之气机,使郁热从大便而泄。方中用白僵蚕辛苦气薄,升阴中之阳,清热解郁;蝉衣,甘寒,能升宣肺窍,凉散风热,且其气清虚,善于透发而使郁热外

达;片姜黄,苦辛而温,行气解郁以活血止痛;大黄苦寒通降,清热泄火、化瘀。全方升清降浊,宣散郁热,泄火化瘀。重在调畅气机,内郁之火随气机宣畅而外散。升降散加减治疗火郁证,乃“升之、散之、扬之”之意。

若素有脾虚,加之阳邪传里、阳气难以布达四肢而致阳厥,用《伤寒论》的四逆散治之,亦属“火郁发之”之法。方中用柴胡透邪升阳以舒郁,阳邪外泄则手足自温。故火郁之证首当宣郁,郁升热透则愈。

“火郁发之”的治则,还指导着湿温病的治疗。不论上焦湿阻、中焦或下焦湿温,均宜宣畅三焦气机,三焦气机通畅则湿有出路,湿去则热不能独存。治湿必须升肺气,利三焦。肺主一身之气,其位最高,主宣发肃降,外合皮毛,肺气宣则气机畅,三焦通则湿有出路,湿祛热自减。肺气宣则表气通,腠理升,三焦利,膀胱气机渐化,水湿下行,从小便而出。赵绍琴《温病浅谈》认为:“开肺气正是‘启上闸,开支河,导水势下行’之法,故治湿必须开肺气,利三焦”。气化湿亦化。开肺气,并非辛温发汗,而是轻扬宣肺,多用芳香宣化淡渗之品。他常选豆卷、炒山梔、前胡、杏仁、浙贝母、芦根等,或以三仁汤、藿朴夏苓汤、藿香正气散等方加减。温病后期,湿滞未清,余热未除,亦不忘用杏仁以开肺气、利三焦。常用栀子豉汤、升降散加减来宣郁热、调气机。治疗肾炎、尿毒症,患者肌酐、尿素氮明显增高,二氧化碳结合力显著下降,他采用宣郁化湿通络之法,必用防风、荆芥来宣郁,常获奇效。

综上所述,“火郁发之”指对火郁所致诸证,用宣郁之法来治疗。当宣郁清热,清中有散,用药寒温并用。根据火郁的部位不同,恰当地选择不同的药物。叶天士《临证指南医案》对郁证提出的治法是:“不重在攻补,而在乎用苦泄热而不损胃,用辛理气而不破气,用滑润濡燥而不滋腻气机,用宣通而不揠苗助长……”。对火郁所致疾病,须明“火郁发之”之理,使气机通畅,邪有出路。若治疗不当,气机不宜,热郁于内,清之不去,滋之不透,补之益炽。必当宣郁清热,郁开热清而愈。